

深夜食堂里的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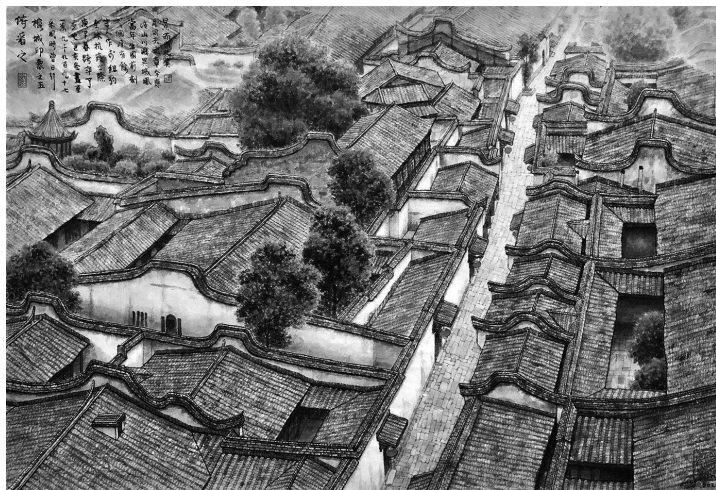
梁永安

多日闭门不出，幽居小屋，居然对做饭也留心起来。用iPad下载了5个关于烹调和烘焙的App，颇有兴趣地琢磨。一道道菜谱看过去，不知不觉转了方向，开始关注餐馆题材的电影。《吐司》《饮食男女》《燃情主厨》《巴贝特盛宴》《美食、恋爱和祈祷》《朱莉与朱莉亚》……印象最深的，还是日本的《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的小餐馆老板脸上有道疤痕，从眉间到脸颊，经历过什么，影片里毫无交代。饰演他的小林薰说：“老板不表现自己，尽可能把自己隐藏起来，让客人尽量放松。”他每天午夜12点开始营业，早晨7点打烊，忙碌在夜深人静时。一个隐没在墨色里的中年男人，一定有难与人言的茫茫往事吧？餐馆是他与世人的对话方式，为商之道至诚至简，主打一碗猪肉味噌汤套餐，

其余都是客随主便有啥做啥。餐馆如此之小，跨过来是窄窄的餐台，跨过去是只容一人转身的厨房，人与人毫无距离，这一碗和那一碗的热气不分彼此，袅袅暖化了身心的僵硬。这个让人猜想却始终没有答案的老板调理着城市人五味杂陈的心情，大家的故事一个接一个，而他却从未讲述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也许，最灰暗的痛苦和最明亮的幸福都应该深藏，一讲出来就变了味儿，犹如樱花落地，再也没有原初的颜色。

《深夜食堂》拍了两部，第一部由3个故事组成，主角都是女性。“那不勒斯铁板意面”中，年轻女人川岛玉子以傍大款为生，没钱的窘境里喜欢上小职员西田初。忽然她获得一笔死去富翁的遗产，立马踢走穷恋人。这故事看上去相当的老套，但玉子的语气却相当有“价值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中国画) 吕吉人(作于纽约)

观”。她讽刺不愿分手的西田初“多愁善感，还是太年轻啊”。别的女人质问她“能不能不靠别人的钱生活一会儿？”她巍然不动地反驳：“钱又不分好坏，只不过从这个主人换到另一个主人手里。”大都市的玻璃幕墙映照着五颜六色，美丽之下是一片冰凉，这也是“人生赢家”看透的人间吧？

玉子对默默不语的老板说：“你一开始就知道，我和小初不合适，是吧？”老板轻轻说：“有时间再来吃铁板意面吧。”似乎不是回答，却又是饱经沧桑的惋惜。玉子和西田初的爱情，不正是从一盘铁板意面开始的吗？好物不坚，彩云易散，她什么时候才明白，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就在这小小的深夜食堂里？

看《深夜食堂》，忽然很想弄明白，掀起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德国伟人康德是怎么吃饭的？以前看关于他的传记，大略记得，他每天5点起床，7点之后开始上课。讲课前他会给选定的友人发请柬，邀请他们一起午餐，几乎天天如此。午餐漫长，耗去大半个下午。如此有规律的生活，午餐占据了他人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做饭的水平如何呢？午餐时都谈些什么？思想家的餐饮习惯和小巷里的“深夜食堂”有

什么不同？以前毫不注意这些细节，现在蓦然有了寻根刨底的兴趣。

手头有4本康德传记，查了一遍，才大致搞明白。原来大哲学家康德并不会做饭，他花钱雇了个男仆，此人的烹调功夫不错。康德和来客吃饭时“很少涉及哲学”，大部分时间都像《世说新语》，聊三教九流的各种轶闻，还有“饮茶、吸烟、饮酒和燃煤方法”，人间烟火浓得很。

康德的谈伴们有不少独身主义者，“食”与“色”截然分离，就在这轻松随意的闲谈中，竟使康德渐渐沉淀下来一个准则：“一个人不必结婚。”他的好朋友希佩尔专门写过一篇《论婚姻》，断言“只有三种人适合结婚：傻瓜、恶棍和牧师。牧师习惯于受义务的束缚，恶棍希望他的太太不贞，傻瓜则相信自己的太太是忠实的。”康德不但深受这“最好的朋友”影响，而且还有为结婚男人叹息的忧情，他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的后记中写道：“女人会使男人眼光狭窄，在一个朋友结婚时，便是你失去这个朋友的时候。”心里有这样的影子，让康德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总是踌躇再三。他曾经暗恋上一个“教养优良而且面容姣好”的寡妇，但始终没有告白，这漂亮寡妇

这段时间，朋友一直闷在延庆路的家里，闲得无聊，问有什么可以“杀时间”的小说，我推荐他去读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小说讲的是画家高更的故事。

朋友住的延庆路极其优雅，它不像其他小马路那样笔直，而是一条带弧形的小路，它东起东湖路，拐了一个幽长的弯，越过华亭路，西迄常熟路。此路是1919年左右辟筑，原来叫做格罗希路，1943年改今名。延庆路上集中了不少新式里弄和花园住宅。其中有家沿街门面，开起了咖啡店，很适合午后呆坐。那是一幢半独立式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小楼，白色大门前疏疏落落种了几株野花，大门上有几笔灰重浓烈的涂鸦。把朋友从家里喊出来，递给他《月亮和六便士》。

当年毛姆去南太平洋塔希提岛找材料写《月亮和六便士》。他在荒山里找到高更住过的棚屋，山里人说高更画在门板上的画都给孩子们刮掉了，只剩一块还完整，画裸体的夏娃手上拿着一枚苹果。毛姆花两百法郎买下来，拆下门板整块运到纽约再转运法国。高更那幅门板上的油画画得好，色调幽沉，像塔希提的黄昏。忽然发现这家咖啡店的门扉也高高，远古的欲念在都市的边缘徘徊。

朋友说延庆路上有画家程十发住了30年的旧居可以去看看。那是延庆路141号，一幢三层四坡顶的小洋楼，米白色水泥拉毛墙面，外表简洁方正。这原先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工作室，后辟为家属居住处。程十发是1956年迁入的。邻居里有住在三楼的画家罗程、画家王仲青和吴性清夫妇。程家住在二楼大房间，隔壁是画家韩和平。这些画家白天在一个单位上班，晚上则比邻而居，过着煤卫合用的生活。

程十发一生中最为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延庆路创作出来的。程十发从云南采风回来，在延庆路的家中构思其著名的《小河淌水》，寤寐思服，很多人在画作中看到了程十发爱人张金锦的影子。程十发说，要画心中的人物景色。同样的意思高更也表达过，他说师法真实，并不是要对准描，靠记忆画画才画得出自己的作品。

总觉得艺术史是由一个个艺术家拼接起来的，艺术史很长很枯燥，还不如花点心思，去仔细瞧瞧个个的拼图。活生生的艺术家是亲切的，真实的，拼出的艺术史往往是某些人的幻觉，整体反而不如局部可以信任。高更和程十发，想来想去真的很有意思，对于艺术史来说，他们不是两个毫无关联的画家，但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对于艺术的初心，却是同样的动人。

中国香港导演刘浩良回忆他射箭老师的教诲：“你不是要把箭射进红心，你要想象，箭原来就插在红心中，你把箭从箭靶拉到你的弓上，现在你要做的，只是放手，让它回到红心上。”

这是我读到过的对于初心最好的形容，抄在这里，与诸君共勉。

延庆路上的初心

沈琦华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到处探亲访友，后来“在别的地方嫁掉了”。过了些日子歌德又看上了一个“来自西伐利亚的女孩”，他经常找机会“流连在她身边，也不掩饰自己对她的好感”。不过这回他还是“迟疑太久”，女孩启程回家，“她都到西伐利亚的边境了，他还在考虑要不要向她求婚”，结果当然是无疾而终。哲学家的爱情真是太难了，难就难在他的人生观念：“让女性爱上自己不是证明自身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

《深夜食堂》中的女孩美知留遭男友抛弃，分文全无流落东京，被食堂老板留下打工，让她在大都市喘了一口气。她第一天夜里忙完，上了二楼铺开床铺，长叹一声疲惫躺下。望着窗外初明的晨光，幢幢楼影下有多少苦苦的奔波？生活的每一步都写满未知，如影片里所说：“有时候觉得这样就好，有时候又会怀疑这样真的好吗？”

人生可依赖的唯有真心，真心走过的阴晴风雨，都会画出年轮，给内心增添不断放大的力量。什么是力量？大概就是“明明该哭该闹，却不言不语地微笑”——看罢《深夜食堂》，留下这句话久久不散。

穷年当忧黎元

卢润祥

唐上元二年，身在四川的杜甫50岁了。这时的诗人穷苦不堪，愁肠百结，心情郁闷，提笔写下了《百忧集行》一诗，回忆少年时庭院梨枣熟了，他曾“一日上树能千回”，而现在则衰老得一天只是坐卧度日、难以行走，而家里已是败落得“入门依旧四壁空”，孩子“叫愁索饭啼门东”，眼前一派凄苦的景象，令人欲哭无泪。

杜甫一生不幸的事情太多了，仕途的失意更令他失望。46岁，他做过几个月的“左拾遗”谏官，但不被皇帝重视，不久去职。59岁，病逝于漂泊于洞庭湖的一条船上。

难能可贵的是，在惨遭不幸的情况下，诗人想到的不是一己的命运，而先是非外己大众的苦难。就在写下了《百忧集行》一诗后的春天，他曾两次游览了当地新津县修觉寺，写下了“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

处于逆境困苦中的杜甫心中充满希望与诗意，源于他的始终热爱人民和国家的赤子之心。他曾说：“白发干茎雪，丹心一寸灰”，虽老迈白头而仍为国事操碎了心，自己则是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表达出忠君思想和关怀国难、关心朝政与人民大众冷暖的拳拳心意！

诗人与风月同在，山川可鉴，令人感怀。

十日谈

春日花事

责编：徐婉青

明日
刊登一组《赏春记》，责编殷健灵。



花事里都是心事

王晓燕

不知什么时候起，公司茶水间的桌上会经常冒出一两瓶鲜花，玫瑰、洋牡丹、百合、跳舞兰、郁金香、鲜花和咖啡一样，是既提神又让人感到放松的存在。从它们的姿态看，应该已经过了最新鲜的首周，接下去的绽放，都好像是主人赠送给同事的共赏时光。根本无需打广告，女同事们只要在水池前拆洗花束时闲聊几句，公司的鲜花团购群就靠着口碑迅速达到了顶格500人。每周，群主都会帮大家张罗好当季实惠可人的鲜花，同事们则总在收花醒花后欢欣雀跃在群里分享着一张又一张带最深效果的唯美花照，手机随便一按，摄影技术再不过关也很难把画面拍难看，花和孩子一样，是最好的模特，花、叶、茎、枝、器，斜正疏密、委婉曲折、层层叠叠，怎么构图都是生动，再加上明艳的色彩，张张自带滤镜。

春常在，我也常购买鲜花布置在室内空间，偶尔瞥见定会心动一下，然而却也常伴有一种不安，因为一两周过后，我总要亲手把它们从花瓶里取出，亲手将它们折短，亲手将它们装进垃圾袋，连用三个“亲手”，绝不是因为我那粗糙的手很娇气，而是因为当初把这鲜花折短了仔细装入瓶中的也是这双手，而扔这个动作等同于摆脱，大概总有些厌恶之情在里头，明明今天还在赞美宠爱目不转睛欣赏，明天却要弃之于湿垃圾箱，是不是有些狠心和残忍？女朋友和我说，花是植物，凋谢后就和没有吃完的剩菜一样，进垃圾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啊，别太矫情了。也许我是顾虑太多，但鲜花和买来吃的菜，终究还是有些两样，鲜花满足的是审美需求，我不舍得扔花和有些人不舍得扔书是一个道理。

既是如此，为什么不丢去某宝买点绢花做装饰？永远不用换水也不用扔掉。女朋友总是明知故问，刚还说鲜花是植物，假花是活的吗？假花的姿态会变化吗？花苞会开吗？花色会变吗？假花永远不会凋谢，如没有营养的快餐，朝露之花反倒似惹人怜爱、入口即化的珍馐。

后来我在川濑敏郎的《四季花传书》里读到，对于古人来说，花是生命的印记。就拿春天随处可见的山茶花来说，花蕾形如母亲的乳头，是生命之源。当花蕾微微绽放，黄色花蕊伸头的姿态，仿佛轻声叹息的女子，无比娇柔。

有一年春天在京郊的一家文化创意馆里欣赏到了大量干花作

爱在隔离时

许丽莉

3月28日晚上7点多，我的手机响了，是微信视频通话请求，董春玲发来的。上回我俩见面是1月20日，在科里，那天是她春节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班，1月21日她回了青岛老家，1月23日报名参加了援鄂医疗队，1月25日正月初一回到上海做出发准备，1月28日去了武汉三院，3月22日回到上海，后在青浦区一家宾馆里隔离休养。

我安抚了下自己突突的心跳，划开了接听键。她画了面的自己，戴着黑色棒球帽，先开了口：“丽莉，你咋瘦了呀？”

眼神依然厉害。在我的要求下，她摘下帽子，“你看，这头发就往上长，一根根地立起来。”“怒发冲冠，这叫。”调侃了一句后，我注意到了她的脸。下半部脸上，有很多痘痘和破皮的痕迹。她摘了眼镜，鼻梁处还留着没有愈合好的小伤口。整张脸，看起来有点肿。

“春玲，受苦了。”我一时语塞，竟说不出更合适的话，“你在武汉救了多少人回来啊？自己数过没？”

“这个，记不大清楚，反正每个患者我们都尽力，虽然有时候抢救了很多天，人还是没救……”她撇了撇嘴。我换个话题，“现在你爸妈知道你人去武汉了吗？”“是离开武汉前的三天，病区病人基本都转走了，看起来还挺整洁的，我拍了段病区的视频，发给我的，他们才知道。”董春玲扬了扬嘴角，继而又说道，“不过，我妹妹和我说，我妈看了视频就哭了，怪自己怎么这么长时间就没感觉到……”

“嗯，你太懂事了，太懂事了也不好。”“有那么多好多次，穿戴好防护装备，胸口闷、头疼欲裂、干呕，不太忙的时候就看着病房里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这么坚持下来。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但忙起来，还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好快。这些，不敢告诉我妈。”她一回忆这些，眉头就皱得很紧。

“我想，等我隔离日期结束，能返回岗位的时候，我就申请去公卫中心、去医院发热门诊都行，我们很有经验……”屏幕里的董春玲，这会儿已经躺回了床上。

“春玲……”“我现在特别想见你，知道吗？不过我得确保自己不带毒。然后和你去吃火锅，一起去看花。”

“嗯，是的……”我扬了扬头，眼眶有些热。沉默，我们相视沉默了片刻。

看了下聊天时间，已经过了70分钟。“春玲，你早点休息吧。”结束通话后，我抹了抹眼睛。真好，我们还能聊那么久。

中国古代文人讲究瓶花频换